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41 HARVARD UNIVERSITY  
OCT 10 1952

110  
1247  
(50)

祭統

哀公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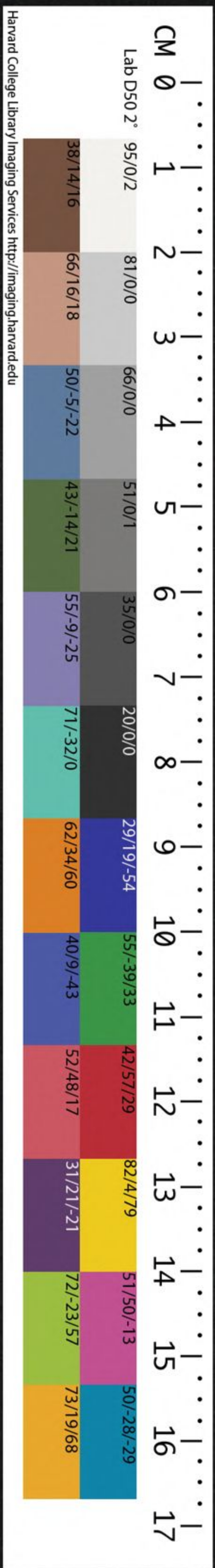
孔子問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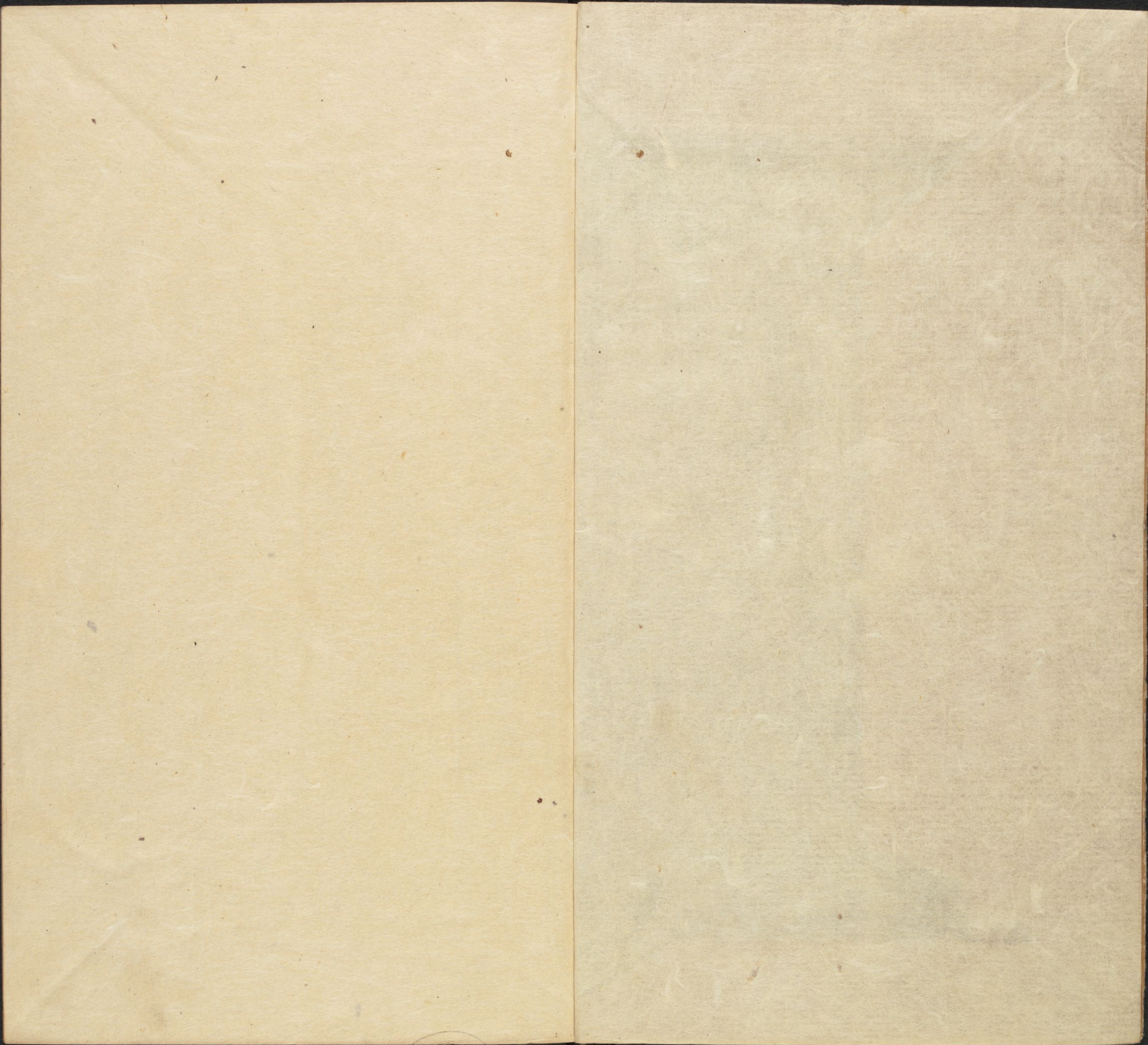
經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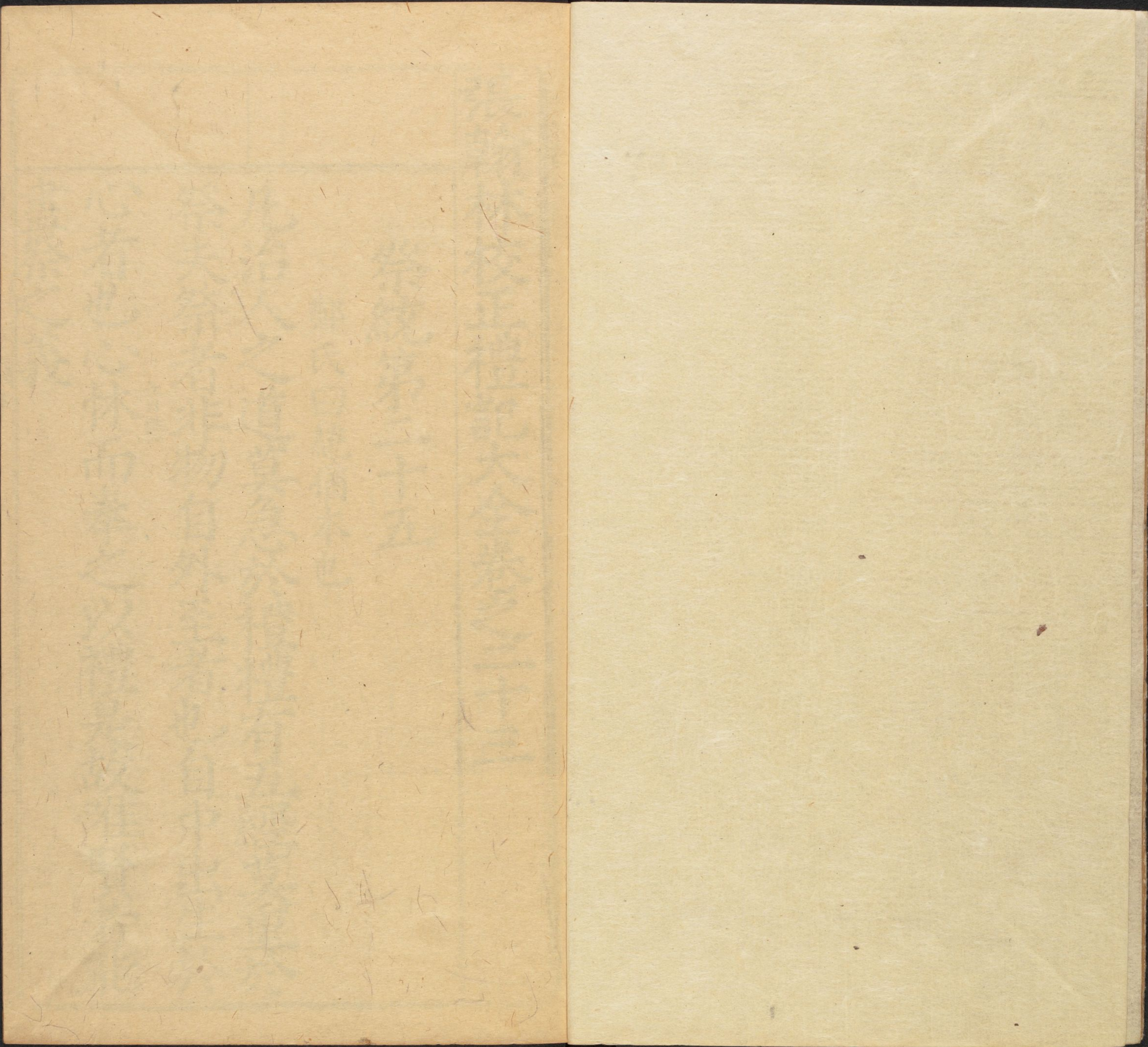
仲尼燕居

禮記

二十三之四







張翰林校正禮記大全卷之二十三

哈佛大學哈佛葉宗圖書館珍藏印

祭統第二十五

鄭氏曰統猶本也

凡治人之道莫急於禮禮有五經莫重於祭夫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於

音黜

心者也心怵而奉之以禮是故唯賢者能盡祭之義

五經吉凶軍賓嘉之五禮也心怵即前篇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謂心有感動也○方氏曰盡其心者祭之本盡其物者祭之末有本然後末從之故祭非物自外至自中出生於心也心怵而奉之以禮者心有所感於內故以禮奉之於外而已蓋以其自中出非外至者也奉之以禮者見乎物盡之以義者存乎心徇其物而忘其心者衆人也發於心而形於物者君子也故曰唯賢者能盡祭之義慶源輔氏曰祭吾之誠敬耳故曰自中出生於外至者也凡在外之物所以以禮外徇於物而內忘其心者有之矣故曰唯賢者能盡祭之義禮義固由賢者出也故下文言賢者之祭致其誠敬明薦之而已不求其爲者此所

謂能盡此祭之義也

賢者之祭也必受其福非世所謂福也福者備也備者百順之名也無所不順者之謂備言內盡於已而外順於道也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事其親其本一也上則順於鬼神外則順於君長內則以孝於親如此之謂備唯賢者能備能備然後能祭是故賢者之祭也致其誠信與其忠敬奉之

以物道之以禮安之以樂參之以時明薦之而已矣不求其為此孝子之心也為去

方氏曰誠信忠敬四者祭之本所謂物者奉乎此

而已所謂禮者道乎此而已所謂樂者安乎此而

已所謂時者參乎此而已○應氏曰不求其為無

求福之心也所謂祭祀不祈也慶源輔氏曰必受

世所謂福則不可必也鄭謂孝子受大順而巳顯名

非是名猶名言之名猶不言備者百順之謂而已內

盡於心安體胖是賢者之仰所謂後能祭則不言外順於物

心有不體可順者能備於未祭之前世之所謂受福

可知也此云祭之後以前言心休而禮者物必將之福寓於

物也此云祭之後以前言心休而禮者物必將之福寓於

也不求其如此然後能盡祭之義一有所求義不  
盡矣奉之以物以樂安其誠也道之以禮以禮  
行其誠敬也安之以樂安其誠也道之以禮以禮  
時以禮則輔以威儀安之以樂則不為勉強參行之  
此然後能盡其心去声

畜教六反

祭者所以追養繼孝也孝者畜也順於道

不逆於倫是之謂畜

應氏曰追其不及之養而繼其未盡之孝也畜固

為畜養之義而亦有止而畜聚之意焉○劉氏曰

追養其親於既遠繼續其孝而不忘畜者藏也中

心藏之而不忘是順乎率性之道而不逆天叙之



夫人之辭曰請君之玉女與寡人共有敝  
邑事宗廟社稷此求助之本也夫祭也者  
必夫婦親之所以備外內之官也官備則  
具備水草之菹陸產之醢小物備矣二牲  
之俎八簋之實美物備矣昆蟲之異草木  
之實陰陽之物備矣凡天之所生地之所  
長苟可薦者莫不咸在示盡物也外則盡

### 丙則盡志此祭之心也

丙則可食之物有蜩范者蟬與蜂也又如蜺醢

蟻子所為此言昆蟲之異亦此類乎嚴陵方氏

於巳也又外求助於人求助之道莫大乎夫婦

祭以夫婦而共祭而行祭則道則足以外盡陰陽之義

天婦而共祭以事宗廟則社稷為言也內之官故國

言其有貞潔之德也宗廟社稷之官故國

買審之官雞鳴之詩則夫耳人之詩后妃則輔佐君子

不制祭夫為人薦故曰君割牲助祭之禮也

不制祭夫為人薦故曰君割牲助祭之禮也

然以故曰官備則具備也故周官屬醢醢

卷之三十一



必皆水草七醢又自蟲醢魚醢之類不必皆  
俎者三牲則八簋亦非虛矣五穀也言八簋則必  
矣言實則俎亦盛者地產故其數用者天產故其  
道三奇筮所盛者地產故其數用者天產故其  
昆蟲以陰陽之禁物也然草木亦以陰陽出  
亦陽物也三牲以陽物也然草木亦以陰陽出  
蟲草木為陰陽之物者以用至於昆蟲之異草木  
之實而陰陽之物者以用至於昆蟲之異草木  
是為備故曰凡天之徒盡物於地之外而不可  
不咸在示盡祭之心矣故曰外則盡物內則盡志  
亦不咸在示盡祭之心矣故曰外則盡物內則盡志  
祭之心也

定故天子親耕於南郊以共齊盛王后饗

音緇

於北郊以共純服諸侯耕於東郊亦以共

齊盛夫人饗於北郊以共冕服天子諸侯

非莫耕也王后夫人非莫饗也身致其誠

信誠信之謂盡盡之謂敬敬盡然後可以

事神明此祭之道也

祭服皆上玄下纁天子言緇服諸侯言冕服緇服

亦冕服也緇以色言冕服則顯其為祭服耳非莫

耕非莫饗言非無可耕之人非無可饗之人也

方氏曰東南陽地而耕為陽事故於之以盛陽之  
陰地而蠶為陰事故於之以蠶而南又盛陽之地  
故天子耕於南郊冕用朱絃者亦以此東者少陽  
之別也夫有天下者四海之內皆臣妾耳此又  
者百里之內皆臣妾耳則天子諸侯非莫與  
王后夫人非莫與之蠶然且親耕親蠶焉則

致其誠信而已以神明之所饗者在誠不在

祭統卷三

五

何祭君子乃齋齊之為言齊也齊不致齋者也是故君子非有大事也非

音者

敬也則不齋不齊則於物無防也者止也及其將齊也防其邪物訖其者不聽樂故記曰齊者不樂言不敢散也心不苟慮必依於道手足不苟動

必依於禮是故君子之齊也專致其精明

上声

之德也故散齊七日以定之致齊三日以齊之定之之謂齊齊者精明之至也然後可以交於神明也

於物無防物猶事也不苟慮不苟動皆所謂防也

嚴陵方氏曰夫齊所以致一則不齊者齊矣

大事即祀事也夫齊則人事也指人言之故曰恭

敬耳防以祀事也夫齊則人事也指人言之故曰恭

自外入故曰防其外之來也止以止其內之出也物

訖者止之而後訖故也後言而後言者亦和物而巳齊固不止於耳不聽樂故也又引記

所樂也則所以散其志尤在於樂故也

以爲言焉此與學記引娥子時術之不言同不爲  
物所至而巳故先言致其精明則爲精意齊即祭義  
其至也精於祭之道則爲齊明禋明享馬散齊於內  
至矣故於祭之外是也爲序彼以事之內宿外爲序也  
所謂散齊於祭之外是也爲序彼以事之內宿外爲序也  
是也此以時之先後故又謂之戒齊於外宿外爲序也  
解亦見彼以時之先後故又謂之戒齊於外宿外爲序也  
禮器所謂也三禮宿者以謂之戒齊於外宿外爲序也  
言戒於外也禮宿者以謂之戒齊於外宿外爲序也  
慮與訖防其嗜欲之物則所以齊其內也若手足不苟  
苟動與防其嗜欲之物則所以齊其內也若手足不苟  
集之則始不齊故齊三日君致齊於外夫人致  
之則未始不齊故齊三日君致齊於外夫人致

是故先期旬有一日官宰宿夫人夫人亦  
散齊七日致齊三日君致齊於外夫人致

音緝

齊於內然後會於大廟君純冕立於阼夫  
人副禕立於東房君執圭瓚裸尸大宗執

緝亦軫反

去聲

璋瓚亞裸及迎牲君執紉卿大夫從士執

沈詩畏反

芻宗婦執盞從句夫人薦沈水君執鸞刀

齊才又反

羞齊夫人薦豆此之謂夫婦親之

宿饋爲肅猶戒也○鄭氏曰大廟始祖廟也圭瓚

璋瓚裸器也以璋璋為柄酌鬱鬯曰裸大宗亞裸  
 容夫人有故攝焉糾所以牽牲芻藁也殺牲用以  
 薦藉○疏曰宗婦執盞從者謂同宗之婦執盞齊  
 以從夫人也夫人薦泂水者泂即盞齊以濁用清  
 酒以泂泂之泂水是明水宗婦執盞齊從夫人而  
 來奠盞齊於位夫人乃就盞齊之尊酌此泂齊而  
 薦之因盞齊有明水連言水耳君執鸞刀蓋齊者  
 齊肝肺也齊有二時一是朝踐之時取肝以嘗貫  
 之入室燎於爐炭而出薦之主前二是饋熟之時  
 君以鸞刀割制所蓋齊肺橫切之不使絕亦奠於  
 俎上尸並齊之故云蓋齊一云蓋進也夫人薦豆

者君羞齊時夫人薦此饋食之豆也又曰郊特牲  
 云祭齊加明水天子諸侯祭禮先有裸尸之事  
 方氏曰散齊七日致齊三日則及祭凡十日矣故  
 前期旬有一日帥執事而十日遂戒則於是日而  
 齊也聽外治者若也故致齊於外聽內職者夫  
 也故致齊於內與祭義所辨其內外者異矣彼謂  
 身之故致齊於外齊於內與祭義所辨其內外者  
 聯其事內外齊於內與祭義所辨其內外者異矣  
 堂所言同義於夫祭言副禕則若純冕於東房與  
 徹則大宗伯凡攝夫祭言副禕則若純冕於東房  
 也君執紼則親牽之故也宗婦之宗子之婦也齊  
 五而宗婦止執此合然彼之言夫牽之也宗義言  
 人奠盞正與此合然彼之言夫牽之也宗義言夫  
 盞者宗婦執此合然彼之言夫牽之也宗義言夫  
 所謂明水也齊者貴新是也酌齊則必嘗之也  
 不言者略也齊者貴新是也酌齊則必嘗之也  
 尸之所齊也君執鸞刀所齊也酌齊則必嘗之也  
 蓋之者以周人所貴故也夫薦豆則與祭義所

言同義以上題言夫祭也者必夫婦親之故此結  
言此之謂夫婦親之也○馬氏曰言士執芻所以用於  
於君言宗婦執盞則先於夫人者蓋芻所以用於  
迎牲之後而執盞必居於薦之前也

及入舞君執干戚就舞位君為東上冕而  
總干率其群臣以樂皇尸是故天子之祭

音覺

也與天下樂之諸侯之祭也與竟內樂之

冕而總干率其群臣以樂皇尸此與竟內

樂之之義也

東上近主位也此明祭時天子諸侯親在舞位

夫祭有三重焉獻之屬莫重於裸聲莫重

陳氏曰天子諸侯之蓋廟中非特備禮物以薦之抑  
又諸侯則竟內樂之所象也故天子冕而總干皇  
尸非徒樂之所以象也故天子冕而總干皇尸此與  
亦與竟內樂之所象也故天子冕而總干皇尸此與  
則親殺酒則親獻尸則親迎於廟饗則親耕牲  
過矣君為祭主故也武宿夜言舞明堂位也羽籥文舞所  
以君為祭主故也武宿夜言舞明堂位也羽籥文舞所  
執也止言干武正謂是宿夜言舞明堂位也羽籥文舞所  
冕而舞大言干武正謂是宿夜言舞明堂位也羽籥文舞所  
言總干而大言干武正謂是宿夜言舞明堂位也羽籥文舞所  
特執干矣祭義樂記所言皇尸也楊子曰寧神莫  
樂於言與天義樂記所言皇尸也楊子曰寧神莫  
大於得四表之下歡心是樂皇尸也楊子曰寧神莫  
同義然詩於鳧鷖又稱公尸何也鳧鷖兼神亦指  
考而之祖考也故曰公尸諸侯之尸亦稱皇者尊神  
宗廟之言祖考也故曰公尸諸侯之尸亦稱皇者尊神  
而已

於升歌舞莫重於武宿夜此周道也凡三  
道者所以假於外而以增君子之志也故  
與志進退志輕則亦輕志重則亦重輕其  
志而求外之重也雖聖人弗能得也是故  
君子之祭也必身自盡也所以明重也道  
之以禮以奉三重而薦諸皇尸此聖人之  
道也

裸以降神於禮為重歌者在上貴人聲也武宿夜  
武舞之曲名也其義未聞假於外者裸則假於鬱  
鬯歌則假於聲音舞則假於干戚也誠敬者物之  
未將者也誠敬之志存於內而假外物以將之故  
其輕重隨志進退若內志輕而求外物之重雖聖  
人不可得也聖人固無內輕而求外重之事此特  
以明役志為本耳嚴陵方氏曰三者蓋周朝之所  
裸所以求陰而貴氣臭周人則先求諸陰而尚臭  
也故重裸經言升歌清廟清廟者文王之象成而為  
升歌謂之大武者武王之舞也故重武宿夜象成而為  
樂故謂之大武者武王之舞也故重武宿夜象成而為  
於獻言屬則聲與舞可知矣君子之祭也自盡者所  
志外則盡物然其輕重亦在志禮則達之已於外以承其  
以明重也三重之本在禮以奉三重內既盡志外又  
志於內故曰道之以禮以奉三重內既盡志外又

盡禮則聖人所以事皇尸之道如斯而已故曰此  
聖人之道也

音俊

夫祭有餼餼者祭之末也不可不知也是  
故古之人有言曰善終者如始餼其是已  
是故古之君子曰尸亦餼鬼神之餘也惠  
術也可以觀政矣

方氏曰牲既殺則薦血腥於鬼神及熟之於俎而  
尸始食之是尸餼鬼神之餘也○劉氏曰祭畢而  
餼餘是祭之終事也必謹夫餼之禮者慎終如始

也故引古人曰善終者如其始之善今餼餘之禮  
其是此意矣所以古之君子有言尸之飲食亦是  
餼鬼神之餘也此即施惠之法也觀乎餼之禮則  
可以觀為政之道矣

音縮

是故尸音縮謂君謂卿四人餼君起大夫六人

餼臣餼君之餘也大夫起士八人餼賤餼

貴之餘也士起各執其具以出陳于堂下

進讀為餼

百官進徹之下餼上之餘也凡餼之道每





下流知惠之必將至也由餒見之矣故曰  
可以觀政矣夫祭之為物大矣其興物備  
矣順以備者也其教之本與是故君子之  
教也外則教之以尊其君長內則教之以  
孝於其親是故明君在上則諸臣服從崇  
事宗廟社稷則子孫順孝盡其道端其義  
而教生焉重平

為物以事言也興物以具言也興舉牲羞之具凡  
以順於禮而致其備焉耳聖人立教其本在此嚴  
方氏曰祭之為澤幽足以及乎神明上足以及乎人  
非澤之則大者乎澤者德之所惠也神上足以及乎人  
及下則主人言之上也積之而後施有序上下有澤則惠  
上先下後耳非上重積之而後施有序上下有澤則惠  
民也由餒而見惠故曰積之而後施有序上下有澤則惠  
之體也興物備者祭之用也非觀政矣為物大者祭  
致用之徒備其用而為備亦在乎與無所不順然則備  
者豈徒備其用而為備亦在乎與無所不順然則備  
備爾故曰備其用而為備亦在乎與無所不順然則備  
外其教以尊其君長內其教以尊其君長此言  
由乎其尊之明而君長內其教以尊其君長此言  
在平崇宗廟而社稷而曰則諸臣服從子孫順孝且祭  
所以嚴上固足以親教之而尊已故曰則諸臣服從子孫  
足所以教之孝其親盡其道者君長祭之而道無所遺  
也端其義者端祭之盡其道者君長祭之而道無所遺  
之所由也

是故君子之事君也必身行之所不安於上則不以使下所惡於下則不以事上非諸人行諸已非教之道也是故君子之教也必由其本順之至也祭其是與故曰祭者教之本也已

以已之心度人之心即大學絜矩之道如此而後能盡其道端其義也申言教之本以結上文之意  
嚴陵方氏曰必身行之者以身教者從故也教必以事君言之者欲明乎事上使下之道也蓋事上使下臣之事而已惡者好之對安者危之對

惡以情言安危以勢言上之使下以勢言下之使上以情言為主事上使下之道如此則所謂身行之也苟非諸人而行諸已豈所謂身行之哉故曰非教之道也君子之教必由其本教之本在乎祭祭之本在乎順故其言如此然上言事上使下以爲教者事上使下亦在乎順故也

音規

夫祭有十倫焉見事鬼神之道焉見君臣之義焉見父子之倫焉見貴賤之等焉見

殺色介反

親疏之殺焉見爵賞之施焉見夫婦之別焉見政事之均焉見長幼之序焉見上下

之際焉此之謂十倫

鄭氏曰倫猶義也

鋪筵設同几為依神也詔祝於室而出于

枋伯更反

枋此交神明之道也

筵席也几所馮必為安者人生則形體異故夫婦之倫在於有別死則精氣無間共設一几故祝辭云以某妃配也依神使神馮依乎此也詔告也祝祝也謂祝以事告尸於室中也出于枋者謂明日釋祭出在廟門外之旁也郊特牲云索祭祝于枋

是也枋說見前篇神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故曰

此交神明之道也

嚴陵方氏曰鬼神則變化有所通義父子則恩孝有所遠近有倫則嚴謹有所守故曰事則多寡有所施則夫婦均長幼有辨故曰政惠有及故曰施則夫婦均長幼有辨故曰政曰序上則情音有故曰均長幼有辨故曰政主故於首言鬼神之意終始皆在廟中交神明而饗之也故於上下言鬼神之意終始皆在廟中交神明而饗之也故於上下言鬼神之意終始皆在廟中交神明而饗之也

君迎牲而不迎尸別嬖也尸在廟門外則疑於臣在廟中則全於君君在廟門外則



本於父子而已故止於父子為倫焉長樂陳氏曰孫於祭者則子以孫為王父之尸則是以子為祭者之父子忘其子之甲而事於父父忘其父而事于凡此所以明祭者事父之道而已○石林葉氏曰尸所以象神取於異姓則嫌於不親取於已子則疑於無別故為尸者子行也雖以父事之則人倫明矣

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七以瑤爵獻大夫尸飲九以散爵獻士及群有司皆以齒明尊卑之等也

自獻卿以下至群有司凡同爵則長者必先飲故云皆以齒○疏曰此據備九獻之禮者至主人饋

尸故尸飲五也凡祭二獻裸用鬱鬯尸祭奠而不飲朝踐二獻饋食二獻及食畢主人酌尸此皆尸飲之故云尸飲五於此特以獻卿獻卿之後主婦酌尸酌尸畢賓長獻尸是尸飲七也乃以瑤爵獻大夫是正九獻禮畢但初二裸不飲故云飲七自此以後長賓長兄弟更為加爵尸又飲二是并前尸飲九主人乃以散爵獻士及群有司也此謂上公九獻故以酌尸之一獻為尸飲五也若侯伯七獻朝踐饋食時各一獻食訖酌尸但飲三也子男五獻食訖酌尸尸飲一嚴陵方氏曰於尸言飲則獻則飲之可知尹必獻臣者以賓禮隆助祭之人故也尸飲之后獻則問之者隆殺之別也問之以

五以七以九者飲陽事故用數之奇焉元觴皆謂  
之爵此言王爵禮器曰宗廟之祭貴者亦然以爵散者  
五升之散也禮器曰宗廟之祭貴者亦然以爵散者  
獻以前言進徹之百官後言輝胞程闔者皆是也皆  
以齒者同爵則尚齒也前言貴賤之等此變言尊  
卑者其獻也以卿大夫士為之等故以貴賤言之  
於卿大夫士之等又各  
以齒故以尊卑言之

夫祭有昭穆昭穆者所以別父子遠近長  
幼親疏之序而無亂也是故有事於大廟  
則群昭群穆咸在而不失其倫此之謂親  
疏之殺也

疏曰祭大廟則羣昭羣穆咸在若餘廟之祭唯有

當廟尸主及所出之子孫不得群昭群穆咸在也  
嚴陵方氏曰昭穆固所以別父子而父子之行又  
各有遠近長幼親疏遠近以代言長幼皆以齒言親  
疏以情言然而代疏之遠近齒之長幼皆以情為主  
爾故下總謂之親疏之殺也夫有隆然後有殺別  
親疏則親者隆而疏者殺矣并言殺者言自隆降  
之以至於殺也王制三昭二穆神之昭穆也此羣  
昭羣穆以昭穆以神為主故人於廟中乃稱之

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於  
大廟示不敢專也故祭之日一獻君降立  
于阼階之南南鄉所命北面史由君右執  
策命之再拜稽首受書以歸而舍奠于其



授不相襲處則異其所立酢必易爵則易其所執故曰明夫婦之別

音俾

凡為俎者以骨為主骨有貴賤殷人貴髀  
周人貴肩凡前貴於後俎者所以明祭之  
必有惠也是故貴者取貴骨賤者取賤骨  
平声  
貴者不重賤者不虛示均也惠均則政行  
政行則事成事成則功立功之所以立者  
不可不知也俎者所以明惠之必均也善

為政者如此故曰見政事之均焉

疏曰殷質貴髀之厚賤肩之薄周文貴肩之顯賤髀之隱前貴於後據周言之○方氏曰俎者對豆之器俎以骨為主則豆以肉為主可知骨陽也肉陰也俎之數以奇而從陽豆之數以偶而從陰為是故也  
陳氏曰貴者取貴骨賤者取賤骨則有所均而可以足以為義貴者不重賤者不虛則有所故事而成本於政行

凡賜爵昭為一穆為一昭與昭齒穆與穆  
齒凡群有司皆以齒此之謂長幼有序



爵行酒之器也○疏曰此旅酬時賜助祭者酒衆  
兄弟子孫等在昭列者則為一色在穆列者自為  
一色各自相旅長者在前少者在後是昭與昭齒  
穆與穆齒也○方氏曰宗廟之中授事則以爵至  
於賜爵則以齒何也蓋授事主義而行於旅酬之  
前賜爵主恩而行於旅酬之後以其主恩故皆以  
齒也司士所謂祭祀賜爵呼昭穆而進之是矣夫  
齒所以序長幼故曰此之謂長幼有序

夫祭有畀燁胞翟閤者惠下之道也唯有  
德之君為能行此明足以見之仁足以與

之畀之為言與也能以其餘畀其下者也

音運

抱音庖

燁者甲吏之賤者也胞者肉吏之賤者也  
翟者樂吏之賤者也閤者守門之賤者也  
古者不使刑人守門此四守者吏之至賤  
者也尸又至尊以至尊既祭之末而不忘  
至賤而以其畀之是故明君在上則竟內  
之民無凍餒者矣此之謂上下之際

翟音

不使刑人守門恐是周以前如此周則墨者使守門也際接也言尊者與賤者恩意相接也嚴陵方氏曰夫祭之有俎固已見惠均矣然未足以盡惠下之道以至尊之尸而昇至賤之吏然後見惠下也此政事之均與上無仁之際所以為異歟惠下之道有明足以見之而無仁以與之則惠或失於不行有仁足以與之而無明以見之則惠或失於無辨德者得也唯而有德之君乃能兩得故曰為能行此

音樂

凡祭有四時春祭曰禘夏祭曰禘秋祭曰嘗冬祭曰烝

周禮春祠夏禴秋嘗冬烝鄭氏謂此夏殷之禮

禘禘陽義也嘗烝陰義也禘者陽之盛也

嘗者陰之盛也故曰莫重於禘嘗

方氏曰陽道常饒陰道常乏饒故及於其始為盛

馬之故及於秋已為盛矣此禘所以為陽之盛嘗

所以為陰之盛歟以其陰陽之盛故曰莫重於禘

嘗石林葉氏曰禘禘之祭其用物薄主於灌獻則主於饋食則順乎春夏為用也嘗烝之祭其用物多則止及於禘嘗而不退藏故古之君子其言物亦舉其盛者爾

古者於禘也發爵賜服順陽義也於嘗也

出田邑發秋政順陰義也故記曰嘗之日

發公室示賞也草艾則墨未發秋政則民

弗敢草也艾音刈

方氏曰濟命之者也服勝於陰者也故為順陽義  
祿食之者也田邑制於地者也故為順陰義嘗之  
日發公室因物之成而用之以行賞也故曰示賞  
草刈則墨者因其枯槁之時刈之以給爨刈草謂  
之草猶采桑謂之桑歟墨五刑之輕者左氏言賞  
以春夏刑以秋冬而此言嘗之日發公室何也蓋  
賞雖以春夏為主而亦未始不用刑月令孟夏斷  
薄刑決小罪是也刑雖以秋冬為主亦未始不行

賞此所言是也○應氏曰不曰艾草而曰草艾者  
草自可艾也石林葉氏曰爵以詔德服以顯庸仁  
政義之屬也仁用於夏禘未嘗不行刑要之以仁  
為主義用於秋嘗未嘗不示賞要之以義為主仁  
義備矣止曰禘嘗之義者指其立道而言之也

故曰禘嘗之義大矣治國之本也不可不知也  
明其義者君也能其事者臣也不明其義君人  
不全不能其事為臣不全夫義者所以濟志也  
諸德之發也是故其德盛者其志厚其志厚者  
其義章其義章者其

祭也敬祭敬則竟内之子孫莫敢不敬矣  
是故君子之祭也必身親蒞之有故則使  
人可也雖使人也君不失其義者君明其  
義故也其德薄者其志輕疑於其義而求  
祭使之必敬也弗可得已祭而不敬何以  
為民父母矣

中庸言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如視諸掌

此因上文陽義陰義而申言之濟志成其所欲為  
也發德顯其所當為也○方氏曰大宗伯若王不  
與祭祀則攝位先儒謂王有故代之行其祭事正  
謂是矣代之雖在乎人使之則出乎君代之雖行  
其事使之則本乎義石林葉氏曰君主祭者也故  
能禘嘗之事能其事則盡物無已明其義於内不  
可不盡志盡志者唯德之君可也故志厚義章  
此德之發而終至於竟内無不敬故曰治國之本  
也祭之義愛敬而已如知愛敬於親則雖不身蒞  
之蓋猶祭也何以為敬乎  
人祭也何以為敬乎

夫鼎有銘銘者自名也自名以稱揚其先  
祖之美而明著之後世者也為先祖者莫

不有美焉莫不有惡焉銘之義稱美而不稱惡此孝子孝孫之心也唯賢者能之

自名下文謂自成其名是也。○方氏曰稱則稱之以言揚則揚其所為明則使之顯而不晦著則使之見而不隱

音撰

銘者論譔其先祖之有德善功烈勲勞慶賞聲名列於天下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焉以祀其先祖者也顯揚先祖所以崇孝

禮志反

也身比焉順也明示後世教也

論說譔錄也王功曰勲事功曰勞酌斟酌其輕重大小也祭器鼎彝之屬自成其名者自成其顯揚先祖之孝也比次也謂已名次於先祖之下也順無所違於禮也示後世而使子孫效其所為則是教也嚴陵方氏曰器之重者莫如鼎言之重者莫如王如銘此鼎所以有銘而銘必於鼎也楚子問鼎於王孫滿以謂在德不在鼎則古之為此鍾也亦因其有所寓而已若湯之盤周之量晉公之鐘所以至王之常廟之一金人几杖杯盤皆為銘焉其所以自名之大意則器言斟酌於其美而不溢也祭器即非也自成其名於祭器

夫銘者壹稱而上下皆得焉耳矣是故君子之觀於銘也既美其所稱又美其所為音智為之者明足以見之仁足以與之知足以利之可謂賢矣賢而勿伐可謂恭矣

上謂先祖下謂己身也見之見其先祖之善也非明不能與之使君上與己銘也非仁莫致利之利己之得次名於下也非知莫及石林葉氏曰美其祖考之善也美其所為者以其不誣祖考之實也有善而弗知不明也故言明足以見之知而能傳又誣其不仁也故言仁足以與之知之而能傳又誣其

則亦不知也故言知足以利之知既則則其善則必喪其善故雖銘而其辭敬者亦所謂

音恢

音略

故衛孔悝之鼎銘曰六月丁亥公假于大

左右並去声

廟公曰叔舅乃祖莊叔左右成公成公乃

去声

命莊叔隨難于漢陽即宮于宗周奔走無

射

孔悝衛大夫周六月夏四月也公衛莊公蒯聵也假至也至廟禘祭也因祭而賜之銘蓋德悝之立

已故褒顯其先世也異姓大夫而年幼故稱叔舅  
莊叔悝七世祖孔達也成公為晉所伐而奔楚故  
云隨難于漢陽後雖反國又以怨弟叔武晉人執  
之歸于京師寘諸深室故云即宮于宗周也射厭  
也○石梁王氏曰悝乃蒯賸姊之子蒯賸悝之舅  
而悝則甥今反謂之舅其放周禮同姓之臣稱伯  
叔父異姓之臣稱伯叔舅歟

### 啓右獻公獻公乃命成叔纂祭乃祖服

獻公成公之曾孫名術啓開右助也魯襄十四年  
衛孫文子甯惠子逐衛侯衛侯奔齊言莊叔餘功

流於後世能右助獻公使之亦得反國也成叔莊  
叔之孫烝鉏也其時成叔事獻公故公命其纂繼  
爾祖舊所服行之事也○疏曰按左傳無孔達之  
事獻公反國亦非成叔之功

音考

乃考文叔興舊者欲作率慶士躬恤衛國

音避

其勤公家夙夜不解民咸曰休哉公曰叔

上声 音考

舅予女銘若纂乃考服

應氏曰嗜欲者心志之所存言其先世之忠皆以

愛君憂國為嗜欲文叔孔圍慕尚而能興起之也  
作率奮起而倡率之也慶卿也古卿慶同音字亦  
同用故慶雲亦言卿雲

音律五

惺拜稽首曰對揚以辟之勤大命施于烝  
彝鼎此衛孔惺之鼎銘也

對揚至彝鼎十三字止作一句讀言對答揚舉用

吾君殷勤之大命施勤于烝祭之彝尊及鼎也

方氏曰施于烝彝鼎者施其銘于烝祭之二器也  
祭器必以彝鼎則與震之守宗廟言不喪七也  
義蓋七所以載鼎實彝所以實和也故也彝之  
足以為神於出鼎之亨足以養人於明其德於  
為至矣銘於彝取夫德有常而不變銘於鼎取夫

德日新而不窮必於烝祭之器與司勳凡有功者  
祭於大烝同義彝亦有銘上曰鼎銘者舉重以該  
之也

古之君子論譏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後  
世者也以此其身以重其國家如此子孫  
之守宗廟社稷者其先祖無美而稱之是  
誣也有善而弗知不明也知而弗傳不仁  
也此三者君子之所耻也

勳在鼎彝是國有賢臣也故足為國家之重  
嚴陵曰無美而稱之則不足以取信於人故曰是誣也  
有善而弗知則其明不足以見之也知而弗傳則



其仁不足以與之也為人之子孫不明不信而且  
誣焉則辱莫甚矣

昔者周公旦有勲勞於天下周公既沒成  
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勲勞者而欲尊  
魯故賜之以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  
則大嘗禘是也夫大嘗禘升歌清廟下而  
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  
此天子之樂也康周公故以賜魯也子孫

纂之至于今不廢所以明周公之德而又  
以重其國也

詩維清奏象舞嚴氏云文王之舞謂之象文舞也

大武武舞也管象以管播其聲也餘見前

社所以祭天地故曰外嘗禘所以祭祖宗故曰內  
禘為五年之祭故謂之大嘗禘為四時之祭亦謂之  
大者以天子所賜禮樂比諸侯尤盛也故闕宮之祭  
特以嘗言者物成可嘗禮為尤盛也故闕宮之祭  
言秋而嘗言者物成可嘗禮為尤盛也故闕宮之祭  
乃止祭義言嘗無樂燕居中言嘗儀牲祭法言享嘗  
意也舞所以節八音而為兩而巳言舞大夏如此則  
侑又用八人合而為六十四馬則重卦之象也每  
諸侯而下則取殺以兩而巳言舞大夏如此則  
大武可知康周公者康猶褒之也命之者成王兩  
而曲禮曰外事用剛日然不謂郊內事用柔日然

不謂社而此以郊社為外事祭何也以天地為大故  
郊對社不可以內外言其事以神人為別故嘗禘  
對社或可以內外言其祭焉

# 第二十六

嚴陵方氏曰經者緯之對則錯綜往來故為變聖人之

之言道之常也諸子百家之言道之變也故聖人之言特謂之經焉

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為人也溫

教

柔敦厚詩敦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  
良樂教也潔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  
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故詩之失愚書

之失誣樂之失奢易之失賊禮之失煩春  
秋之失亂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而不愚則  
深於詩者也疏通知遠而不誣則深於書  
者也廣博易良而不奢則深於樂者也潔  
靜精微而不賊則深於易者也恭儉莊  
敬而不煩則深於禮者也屬辭比事則深  
於春秋者也

方氏曰六經之教善矣然務溫柔敦厚而溺其志則失於自用矣故詩之失愚務疏通知遠而趨於事則失於無實矣故書之失誣務廣博易良而徇其情則失於好大矣故樂之失奢務繁靜精微而蔽於道則失於毀則矣故易之失賊務恭儉莊敬而亡其體則失於過當矣故禮之失煩務屬辭比事而作其法則失於犯上矣故春秋之失亂夫六經之教先王所以載道也其教豈有失哉由其所得有淺深之異耳○應氏曰淳厚者未必深察情偽故失之愚通達者未必篤確誠實故失之誣寬厚者未必嚴立繩檢故失之奢沈潛思索多自耗

蠹且或害道故失之賊缺文

故失之煩弄筆褒貶易紊是非且或召亂故失之亂惟得之深則養之固有以見天地之純全古人之大體而安有所謂失哉○石梁王氏曰孔子時春秋之筆削者未出又曰加我數年卒以學易性與天道不可得聞豈遽以此教人哉所以教者多言詩書禮樂且有愚誣奢賊煩亂之失豈詩書樂易禮春秋使之然哉此決非孔子之言馬氏曰先王一道德以同天下之俗而國不異教者省方觀民而不易其宜故也是故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教可知者知者所以為教之不助成其也故其教則溫柔敦厚書之紀述治亂要使人考

古驗今而已智之事也故其教則疏通知遠樂能  
和同天人之際其教也動蕩血脈流通精神故廣  
博易良易能順性命之微禮節也吉凶以同民患  
而退藏於密故繫靜精微敬春秋言約而意隱其  
飾貌以正其行故恭儉不莊敬春秋言約而意隱其  
教也使人之美不為實賤樂與易以道德之失蓋不  
書以政教之本而為序樂與易以道德之失蓋不  
序禮與春秋以治人為身而為序六者之失蓋不  
深窮其理故也易曰唯身而為序六者之失蓋不  
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

天子者與天地參故德配天地兼利萬物  
與日月並明明照四海而不遺微小其在  
朝廷則道仁聖禮義之序燕處則聽雅頌  
之音行步則有環佩之聲升車有鸞和

之音居處有禮進退有度百官得其宜萬  
事得其序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  
不忒正是四國此之謂也

鸞和皆鈴也鸞在衡和在軾前法曹風鳴鳩篇○  
石梁王氏曰此段最粹其體敵也德配天地言其  
道同也兼利萬物言其化溥也與日月並明照  
四海而不遺微小言其政術也入樂書曰天子  
朝之而由仁聖禮義之序在國門之內聽雅頌  
之音行步於堂有環佩之聲升朝於道有鸞和  
之音確乎即衛不能入也馬氏曰朝廷者論道有  
為之所在故聽雅頌之聲中斯須不聲以節之  
詐之所在故聽雅頌之聲中斯須不聲以節之  
有鸞和之音以和之

之心入之矣故居處則有禮進退則有度自與天地參推而詳之至於君為之則臣行之以好之則治已之道盡矣然而君為之則臣行之以好之則下從之是故百官之貴賤各得其宜萬事之先後各得其序傳曰言思可道行思可樂德義可尊作事可法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其意同

音悅

發號出令而民說謂之和上下相親謂之

上声

仁民不求其所欲而得之謂之信除去天

去声

地之害謂之義義與信和與仁霸王之器

也有治民之意而無其器則不成

馮氏曰論義信和仁之道而以王霸並言之豈孔

子之言焉氏曰號令之出適當人心而可否有以

者仁之終始上下之勢尊卑異宜而有始上相親以

其故謂之愚以恤下則下尊卑異宜而有始上相親以

愛濡以冰而仁為信則下尊卑異宜而有始上相親以

相濡以冰而仁為信則下尊卑異宜而有始上相親以

所欲安其樂其所欲而得之者死也則求之則信其

之極也利而不求其害不欲而得之者死也則求之則信其

天與之利而不求其害不欲而得之者死也則求之則信其

天與之利而不求其害不欲而得之者死也則求之則信其

而巳○大悅謂之官鳥獸之害曰驅虎豹犀象而遠之

器之可不操執苟徒有治民之意而無此器則有政如

禮之於正國也猶衡之於輕重也繩墨之

音夏

於曲直也規矩之於方圓也故衡誠縣不可欺以輕重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圓君子審禮不可誣以姦詐

方氏曰輕者禮之小重者禮之大若大者不可損小者不可益是矣曲者禮之煩直者禮之簡若易則易于則于是矣大方者禮之常圓也禮之變若以

禮為禮者禮之常也以義起禮者禮之變也禮之用如是故君子審禮不可誣以姦詐也馬氏曰衡規矩也所以喻乎禮輕重也曲直也方圓也所以喻人情為國必以禮則民有格心而事無失當猶衡之於輕重繩墨之於曲直有規矩之於方圓皆無失其當也大匠生規矩而不能捨規矩以正國故君子審禮不可誣以姦詐也

是故隆禮由禮謂之有方之士不隆禮不由禮謂之無方之民敬讓之道也故以奉宗廟則敬以入朝廷則貴賤有位以處室家則父子親兄弟和以處鄉里則長幼有

序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此之謂也

篇首孔子曰記者述孔子之言也是故以下疑是

記者之言故引孝經孔子之言以結之也○方氏

曰隆言隆之而高由言由乎其中隆禮所以極高

明由禮所以道中庸極高明所以立本道中庸所

以趨時立本趨時雖若不同要之不離於道而已

故謂之有方之士也道無方也體之於禮則為有

方此以禮為主故謂之方焉士志於道故於有方

曰士民無常心故於無方曰民臨川吳氏曰隆者

其踐行之迹方猶法也其美稱而謂之士謂持守理法之

逾越理法之惡人以其惡故併於編氓而謂之民

蓋禮者敬讓之道也人皆隆禮由禮則凡奉宗廟  
者皆敬先入廟廷者皆敬讓之通達於宗廟朝廷室  
處鄉里者皆讓長老之所敬讓而居上者不危不危  
則安矣民知君之當敬讓而為民者不亂不亂則  
治矣其安其治皆由有禮而然故曰莫善於禮則  
者推言禮之功用而引孔子之言以結之也

故朝覲之禮所以明君臣之義也聘問之

禮所以使諸侯相尊敬也喪祭之禮所以

明臣子之恩也鄉飲酒之禮所以明長幼

之序也昏姻之禮所以明男女之別也夫

禮禁亂之所由生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也

故以舊坊為無所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敗

以舊禮為無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亂患

上声

壻於婦家曰昏婦於壻家曰姻。方氏曰君臣之亂生於無義故以朝覲之禮禁之諸侯之亂生於不和故以聘問之禮禁之臣子之亂生於無恩故以喪祭之禮禁之以至鄉飲之施於長幼昏姻之施於男女其義亦若是而已。馬氏曰春秋曰朝秋曰無分諸侯朝覲以迷職然後君臣之義明大曰聘於上則不諸侯朝覲以迷職然後君臣之義明大曰聘於上不盡其恩尤見於喪祭之禮為其死者於君親無所

惡而為喪以終之足以見其不信遠者人之所惡而為祭禮以鬼饗之足以見其不忘故曰所以明臣子之恩也鄉飲所以尚齒故席則有上下豆則執贊而後見所以敬慎重正而後相親皆所以重禮故益至於大倫大要則不可以為無所用而去之也蓋去之則亂大要則不可以為無所用而去之也患之所由生

音解

故昏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

罪多矣鄉飲酒之禮廢則長幼之序失而

爭鬪之獄繁矣喪祭之禮廢則臣子之恩

薄而倍死忘生者眾矣聘覲之禮廢則君



去声

臣之位失諸侯之行惡而倍畔侵陵之敗起矣故禮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於未形使人日徙善遠罪而不自知也是以先王隆之也易曰君子慎始差若毫釐繆以千里此之謂也

此又自昏姻覆說至聘問朝覲以明上文之義所引易曰緯書之言也若如也○鄭氏曰苦謂不至

不答之屬石林葉氏曰朝覲聘問在上下者之事而  
 安上者為序昏姻雖在上下者之事而  
 言廢禮則始於昏姻雖在上下者之事而  
 而後君臣所得以正位其亂也治民者為  
 以成終而所以成始也朝覲聘問在於上下  
 同而尊謹外之道一也故言倍畔侵陵之  
 姻鄉飲內則曰之禮雖不故言而倍畔侵  
 淫僻爭鬪則曰之罪則曰之君而治在於  
 刑有訟而至於獄則曰之君而治在於  
 有替逼而至於獄則曰之君而治在於  
 嚴陵方氏曰室故倍畔忘君者願也  
 之昏禮則足已此鄉別男足飲所食者  
 所欲而為己之此教則足飲所食者願也  
 亦若是而已此教則足飲所食者願也  
 和於未形故使人日徙善遠罪  
 隆之其以是與

禮記大全二十三卷終

張翰林校正禮記大全卷之二十四

哀公問第二十七

哀公問於孔子曰大禮何如君子之言禮  
何其尊也孔子曰丘也小人不足以知禮  
君曰否吾子言之也

哀公魯君名蔣大禮謂禮之大者何其尊言稱揚  
之甚

孔子曰丘聞之民之所由生禮為大非禮

無以節事天地之神也非禮無以辨君臣  
上下長幼之位也非禮無以別男女父子

數音朔

兄弟之親昏姻疏數之交也君子以此之  
為尊敬然

此皆禮之大者故不得不尊敬之也  
祭為先祭莫重於天地故以天地為先事天地之  
神而各以節言之者蓋禮以節之也神各以其位  
其器各以言其時皆禮也禮以節之也神各以其  
氏曰此言天也地也皆禮也禮以節之也神各以  
上曰則有長幼其位自君臣始而非君臣則有上  
辨也情之厚者內自男女始因男女而有同焉所

然後以其所能教百姓不廢其會節

父子而兄弟其親雖同而家內之中有異焉  
及異姓之推以兄弟也游從之見曰疏也其交  
長幼而推以兄弟也游從之見曰疏也其交亦  
神之大祭則舉二以包其餘於禮而大倫則  
而至於八此者指節事辨別之禮而言然者如  
敬之謂君子以此禮之敬事大禮何其尊之問  
也謂君子以此禮之敬事大禮何其尊之問也

有成事然後治其雕鏤文章黼黻以嗣

有成事謂諏日而得卜筮之吉事可成也雕鏤祭器之飾文章黼黻祭服之飾也嗣者傳續不絕之義此器服常存則此禮必不泯絕矣

其順之然後言其喪筭備其鼎俎設其豕腊修其宗廟歲時以敬祭祀以序宗族即安其居節醜其衣服卑其宮室車不雕幾器不刻鏤食不貳味以與民同利昔之君子之行禮者如此

順之謂上下皆無違心也言猶明也喪筭五服歲月之數殯葬久近之期也即安其居者隨其所處而安之也節儉也醜猶惡也雕幾見郊特牲器養器也自奉如此其薄者益欲不傷財不害民而與民同其利也石林葉氏曰上以事天地下以別疏已中庸則不以戚莫非尊敬之通也然禮者中而君子嚴於事鬼神而儉於奉已故事鬼神則所以敬順為主喪筭也鼎俎也祭牲也宗廟也皆無所不盡至於自奉乎已則以恭儉為主故醜衣無所不克儉而致美乎黻冕致孝乎鬼神盡力乎溝洫蓋此意也

公曰今之君子胡莫之行也孔子曰今之



之幸也敢無辭猶言豈敢無辭謂治人之道行事以正人之不正治人之道不過如此故曰政為大

公曰敢問何謂為政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君為政則百姓從政矣君之所為百姓之所從也君所不為百姓何從公曰敢問為政如之何孔子對曰夫婦別父子親君臣嚴三者正則庶物從之矣公曰寡人雖無似也願聞所以行三者之道可得聞乎

夫婦父子君臣三綱也庶物衆事也無似無所肖似言無德也  
臨川吳氏曰三綱人倫之大者庶物正矣政之所庶事之小者大者先正則小者從而謂正者如此

孔子對曰古之為政愛人為大所以治愛人禮為大所以治禮敬為大敬之至矣大昏為大大昏至矣大昏既至冕而親迎親之也親之也者親之也是故君子興敬為親舍敬是遺親也弗愛不親弗敬不正愛

去声

與敬其政之本與

方氏曰夫婦有內外之位故曰別父子有慈孝之恩故曰親君臣有上下之分故曰嚴易曰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故先後之序如此三者之正一以夫婦為之本故後言大昏為大也政在養人故古之為政愛人為大然而愛之無節則墨氏之兼愛矣安能無亂乎故曰所以治愛人禮為大禮止於敬而已故曰所以治禮敬為大禮以敬為主而大昏又為至焉故曰敬之至矣大昏為大大昏既為敬之至故雖天子諸侯之尊亦

必冕而親迎也已親其人乃所以使人之親已而已故曰親之也者親之也冕而親迎可謂敬矣故曰興敬為親舍敬是遺親也弗愛則無以相合而其情踈故曰弗愛不親弗敬則無以相別而其情褻故曰弗敬不正愛敬之道其始本於閨門之內及擴而充之其愛至於不敢惡於人其敬至於不敢慢於人而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故曰愛與敬其政之本與慶源輔氏曰夫婦始也父子內也君臣外也問所以致三者之道則哀公亦善學之矣冕而親迎躬親之也躬親者所以致其親愛之意也是興敬所以為親也唯敬以君臣嚴矣而大昏又其總也

公曰寡人願有言然曷而親迎不已重乎  
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  
先聖之後以為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  
謂已重乎公曰寡人固不固焉得聞此言  
也寡人欲問不得其辭請少進

已重太重也寡人固自言其固陋也不固焉得聞  
此言者言若不固陋則不以此為問安得聞此言  
乎請少進者幸孔子更略有以進教我也○石梁

王氏曰併言天地非止諸侯之禮也慶源輔氏曰

疑似之意不敢以為是也○臨川吳氏曰言配合  
二姓為夫婦以繼續先聖之禮也○後祭祀之時君為外  
主夫人為內主故曰為天地宗廟社稷之主諸侯  
不得祭天地此泛言之因及天子爾天地社稷之  
祭是亦后夫與以宗伯攝

孔子曰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昏萬世之  
嗣也君何謂已重焉孔子遂言曰內以治  
宗廟之禮足以配天地之神明出以治直  
言之禮足以立上下之敬物耻足以振之



國耻足以興之為政先禮禮其政之本與

直言二字未詳或云當作朝廷○陸氏曰物以不

振為耻國以不興為恥○應氏曰物耻謂事物之

汗陋國恥謂國體之卑辱内外之禮交洽則國家

安富尊榮何恥之不伸是時魯微弱哀公欲振而

興之而不知禮之為急故夫子以是告之嚴陵方

地合而後萬物生猶之一姓合而後人道成焉故

曰大昏萬世之嗣也以其傳萬世之嗣則親迎之

禮不為過矣○石林葉氏曰昏以繼萬世之嗣而

為先祖後與之共事宗廟社稷以及天地所謂主

也君共築盛夫配天地則神也則明也故以禮

推而大之可以配天地則名正則言順故出

配天而地之直神明夫婦正則名正則言順故出

則足以治立上下之禮推而廣之凡君臣父子皆所

正也故以治立上下之禮推而廣之凡君臣父子皆所

孔子遂言曰昔三代明王之政必敬其妻

平声

子也有道妻也者親之主也敢不敬與子

也者親之後也敢不敬與君子無不敬也

敬身為大身也者親之枝也敢不敬與不

能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其本傷

以正之國之衰弱可恥者足以興之為政之本  
有先於此乎然而昏姻之禮人倫之常也其效  
此者何也蓋大王之所以與國者以其有后妃  
王之所以造周者已王化之本  
下也亦以衰妙而已王化之本  
取諸家而推之則天下無不治

其本枝從而亡三者百姓之象也身以及

身子以及子妃以及妃君行此三者則愾

音泰

乎天下矣大王之道也如此則國家順矣

敬吾身以及百姓之身敬吾子以及百姓之子敬  
吾妻以及百姓之妻愾猶至也暨也如朔南暨聲  
教之意大王愛民之君也嘗言不以養人者害人  
故曰大王之道也○**方氏曰**冕而親迎所以敬其  
妻也冠於阼階所以敬其子也為主於內者妻也

音迄

故曰親之主傳後於下者子也故曰親之後內

有主則外不足以治其國家矣下非有後則上不

足以承其祖考矣此所以不敢不敬也君子雖無

所不敬又以敬身為大焉非苟敬身也以其為親

之枝故也身之於親猶木之有枝親之於身猶木

之有本相須而共體又非特為主為後而已此尤

不敢不敬也長樂劉氏曰君子所以敬其身非為

受于親傳之於祖非已得也身雖在所以我其氣與性則

敬其身是傷其親也猶傷其根本者枝幹必從之不

而亡敢不敬慎而培之以禮乎三者莫不肖象於我

靡有以異也○石林葉氏曰三者君行於上而民  
傲於下故曰百姓之象也百姓象其行莫不敬其  
身亦莫不敬其妻子女外無曠夫蓋得於政矣

厥妃終至於內無怨女外無曠夫蓋得於政矣

公曰敢問何謂敬身孔子對曰君子過言則民作辭過動則民作則君子言不過辭動不過則百姓不命而敬恭如是則能敬其身能敬其身則能成其親矣

君子以位言也在上者言雖過民猶以為辭辭者言之成文者也動雖過民猶以為則則者動之成法者也此所以君子之言動不敢有過俱無過則民不待命令之及而自知敬其上矣民皆敬上則君之身不為人所辱方謂之能敬身成其親者不

使親名為人所毀也  
馬氏曰言動者敬身之過也  
議之而後動則無過也  
作則以其貴者賤者動之所為也  
微也言而世為天下法也  
民敬恭能敬身之故曰能敬其身則能立其身  
揚其名以顯父母之故曰能敬其身則能立其身  
慶源輔氏曰慎言謹行以能敬其身則能立其身  
恭敬焉所謂身成物也  
故曰成已所以成物也

公曰敢問何謂成親孔子對曰君子也者人之成名也百姓歸之名謂之君子之子是使其親為君子也是為成其親之名也  
已孔子遂言曰古之為政愛人為大不能

愛人不能有其身不能有其身不能安土不能安土不能樂天不能樂天不能成其身

方氏曰不能愛人則傷之者至矣故不能有其身不能有其身則一身無所容矣故不能安土安土則所居無所擇樂天則所遭無所怨俯能無所擇則仰亦無所怨矣故不能安土不能樂天能樂天則於理無所不順成身之道亦順其理而已曰君子有君國子民之道者以其有君國子民之道然後能克其人道之成也然豈特成已之名耳又將成其親之名也○張子曰愛人然後保其

身能保其身則不擇也而安蓋所達者天矣夫達於天則成性而成身矣

公曰敢問何謂成身孔子對曰不過乎物

應氏曰物者實然之禮也性分之內萬物皆備仁人孝子不過乎物者即其身之所履皆在義理之內而不過焉猶太學之止於仁止於孝也遠則過之止則不過矣夫物有定理理有定體雖聖賢豈能加毫末於此哉亦盡其當然而止耳物即仁人不過乎物則性分之內成而无虧也

公曰敢問君子何貴乎天道也孔子對曰

方氏曰不過乎

貴其不已如日月東西相從而不已也是  
天道也不閉其久是天道也無為而物成  
是天道也已成而明是天道也

日月相從不已繼明照于四方也不閉其久窮則  
變變則通也無為而成不言而信不怒而威也已  
成而明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也○劉氏曰天  
道至誠無息所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也君子貴  
之純亦不已焉然其不已者一動一靜互為其根  
如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是以不窮其久無思

無營而萬物自然各得其成及其既成皆燦然可  
見也蓋其機緘密運而不已者雖若難名而成功  
則昭著也無為而成者不見其為之之迹而但見  
有成也此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  
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之謂也方氏曰天道之不已且天不特在日月之相從此言亦  
據可見之象而已且天不特在日月之相從此言亦  
象月者陰之象而以是言天道之大宜矣易曰天行健  
君子以自強不息此君子所以貴天也  
不塞也凡物開之則通閉之則塞能天不閉其久者  
道是以其久可久也易曰終則有始天行也其謂  
與是

公曰寡人蠢愚冥頑子志之心也

卷尸雍反

如字

蠢愚蔽於氣質也冥者暗於理煩者累於事志讀如字哀公自言其不能敏悟所教欲孔子以簡切之語志記於我心故孔子下文所對是舉其要者言之

音慶

音避

孔子蹴然辟席而對曰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是故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是故孝子成身公曰寡人既聞此言也無如後罪何孔子對曰君之及

此言也是臣之福也

蹴然變容為肅敬貌無如後罪何言雖聞此言然無柰後日過乎物而有罪何此言是有意於寡過矣故孔子以為是臣之福○**方氏曰**仁人者主事天言之也孝子者主事親言之也親則近而疑其不尊天則遠而疑其難格徒以近而不尊則父子之間或幾乎褻矣徒以遠而難格則天人之際或幾乎絕矣故事親如事天者所以致其尊而不欲其褻也事天如事親者所以求其格而不欲其踈也○**石梁王氏曰**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如

事親此兩句非聖人不能言吳興沈氏曰不過乎  
亦物也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皆物也  
也各有則焉人皆有是物則不可過也  
理也馬氏曰孝者仁之始仁者孝之終  
不嫌乎無愛嫌於無教乎無敬嫌於無事  
致其敬也天親所以致其身也  
孝子行全故曰成身成身者言其德之不虧也

### 仲尼燕居第二十八

石梁王氏曰文雖有首尾然辭旨散漫處多

未必孔子之言山陰陸氏曰退朝曰燕退燕

尼間居稱孔子以此

仲尼燕居子張子貢言游侍縱言至於禮

音波

去聲

子曰居女三人者吾語女禮使女以禮周  
流無不徧也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何如

去聲

子曰敬而不中禮謂之野恭而不中禮謂  
之給勇而不中禮謂之逆子曰給奪慈仁

縱言汎言諸事也周流無不徧者隨遇而施無不  
中節也敬以心言恭以容言禮雖以敬恭為主然  
違於節文則有二者之弊給者足恭便佞之貌逆  
者悖戾爭鬪之事夫子嘗言恭而無禮則勞勇而

無禮則亂給則勞逆則亂矣夫子於三者之弊獨  
言給之為害何也蓋野與逆二者猶是直情徑行  
而然使習於禮則無此患矣惟足恭便給之人是  
曲意循物致飾於外務以悅人貌雖類於慈仁而  
本心之德則亡矣故謂之奪慈仁謂巧言令色鮮  
矣仁而恥乎足恭正此意也嚴陵方氏曰教言其  
不中禮則文辭寡故謂之野貌恭而不中禮則文  
辭多故謂之逆給勇而論語所謂口給而不

子曰師爾過而商也不及子產猶眾人之

母也能食之不能教也子貢越席而對曰

音嗣

敢問將何以為此中者也子曰禮乎禮  
禮所以制中也

能食不能教亦為不及故子貢并以中為問  
曰下商雖不在坐并言之者以其不及與子  
過相反也子產母道有餘父道不足有餘者為  
不足者為過亦不及師商二人而一過不及子  
人而有過亦不及師商二人而一過不及子  
言之中者無過不及夫制者裁也子貢過夫  
而夫子過不及夫制者裁也子貢過夫  
節則無過亦無不及矣先云節以禮裁制之  
云禮者設也亦無不及矣先云節以禮裁制之  
為答辭也

子貢退言游進曰敢問禮也者領惡而全



好者與子曰然然則何如子曰郊社之義  
所以仁鬼神也嘗禘之禮所以仁昭穆也  
饋奠之禮所以仁死喪也射鄉之禮所以

音嗣

仁鄉黨也食饗之禮所以仁賓客也

前言禮釋曰增美質此言領惡全好大意相類仁  
昭穆謂祭時則羣昭羣穆咸在也饋奠喪奠也非  
吉祭鄉射鄉飲酒皆行之於鄉故曰仁鄉黨人而  
不仁如禮何此五者之禮皆發於本心之仁也

應氏曰領謂總攬收拾之也好惡對立一長一消  
惡者收斂而無餘則善者渾全而無虧矣夫禮之  
制中非屑屑然與惡為敵而去之也養其良心啓  
其善端而不善者自消矣仁者善之道也祭祀聘  
享周旋委曲焉者凡以全此而已仁心發於中而  
後禮文見於外及禮之既舉而是心達焉則幽明  
之間咸順其序驩欣浹洽皆在吾仁之中是仁之  
周流暢達也○劉氏曰領惡猶言克己也視聽言  
動非禮則勿所以克去己私之惡而全天理之善  
也一日克己復禮則天下歸仁所以鬼神昭穆死  
喪鄉黨賓客之禮無所往而不為仁也漢子游方氏

知領惡全好在乎禮矣然禾知所以謂之禮者果  
安在哉故問鬼為陰神為陽天地所以主乎陰州故郊  
社言仁鬼神自禘而特於郊社而言之死喪言義  
其蓋義者禮之所尊故特於郊社而言之長幼言  
大言之黨以禮也射以賓賢能鄉氣以序長幼言  
賓以君言之黨以禮也射以賓賢能鄉氣以序長幼言  
之序也先嘗禘後饋奠吉也先郊社後嘗禘尊陽氣  
鄉重輕之序也先射奠吉也先郊社後嘗禘尊陽氣  
後食饗衆寡之序也射奠吉也先郊社後嘗禘尊陽氣

子曰明乎郊社之義嘗禘之禮治國其如  
指諸掌而已乎

明乎郊社之義則事天如事親明乎嘗禘之禮則  
事親如事天仁人孝子明於此故能推民胞物與  
之心而天下國家有不難治者矣馬氏曰郊社所

以設禮因禮以考義辨而明之存乎人則其外也

故以之居處有禮故長幼辨也以之閭  
門之內有禮故三族和也以之朝廷有禮  
故官爵序也以之田獵有禮故戎事閑也  
以之軍旅有禮故武功成也

三族父子孫也上文言郊社以下五者此又言居  
處以下五事皆所以明禮之無乎不在也嚴陵方  
言其常居處言其新日處田以所取之利言之備  
所獲之物言之室有與作席有上下所謂居處也

禮也故長幼辨父子兄弟夫婦  
謂朝門有禮也故三族和設官分職列爵分土  
謂田獵有禮也故官爵春蒐夏苗秋獮冬狩  
謂軍旅有禮也故武事或左或右有局有  
也道之器言則曰我武於功則曰武  
而道之器言則曰我武於功則曰武  
成事固其序也

是故宮室得其度量鼎得其象味得其時  
樂得其節車得其式鬼神得其饗喪紀得  
其哀辨說得其黨官得其體政事得其施

音措

加於身而錯於前凡衆之動得其宜

方氏曰奧為尊者所居阼為王者所在寢則無侵  
房則有方至是極而中者為極自是衰而殺者為  
攘楹以盈而有所任也檐以瞻而有所至也楹若  
顛然楹若眉然如是則宮室得其度矣若魯莊公  
卅楹刺楹臧文仲山節藻稅蓋失其度故也量左  
為升以象陽之所升右為合以象陰之所合仰者  
為斛以象顯而有所承覆者為斗以象隱而有所  
庇外圍其形動以天也內方其形靜以地也鼎口  
在上以象有所安乎上足在下以象有所立乎下  
大者為鼎以象氣之所仍拊者為鼐以象才之所  
任足竒其數參乎天也且偶其數兩乎地也非特

此而已以兆之則有旣以既之則有概而量之所  
象又有如此者以貫之則有耳以舉之則有鉉而  
鼎之所象又有如此者其音足以中黃鍾而量又  
有樂之象焉其亨足以享上帝而鼎又有禮之象  
焉易曰以制器者尚其象蓋謂是矣然其器疏以  
達者所以象春高以粗者所以象夏廉以深之象  
秋閔以奄之象冬器固無適而非象也止以量鼎  
為言者蓋量為器之大者大者得其象則小者從  
可知鼎為器之重者重者得其象則輕者從可知  
若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所謂味得其時  
也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懼所謂

樂得其節也車得其式者六等之數作車之式  
五路之用乘車之式也鬼神得其饗者若天神皆  
降地祇皆出人鬼皆格可得而禮足矣喪紀得其  
哀者或發於容體或發於聲音或發於言語飲食  
或發於居處衣服而各得其哀也辨說得其黨若  
在官言官在府言府在庫言庫在朝言朝之類官  
得其體若天官掌邦治地官掌邦教之類政事得  
其施若施典于邦國施則於都鄙施法于官府之  
類○劉氏曰禮以制中無過無不及克已復禮為  
仁則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故凡衆之動無不得其  
時中之宜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無一事之非仁也





五十四

和鸞中采齊客出以雍徹以振羽是故君子無物而不在禮矣入門而金作示情也升歌清廟示德也下而管象示事也是故古之君子不必親相與言也以禮樂相示而已

知者知其理也事者習其儀也聖人已者言可以進於聖人禮樂之道也兩君相見諸侯相朝也縣樂器之懸於筍簋者也興作也升堂而樂闋者既

升堂主人獻賓酒賓卒爵而樂止也此饗禮之一節也賓酢主君又作樂主君飲畢則樂止此饗禮之二節也下管象武之上缺升歌清廟一句或記者略耳升堂而歌清廟之詩是三節也堂下以管吹象武之曲是四節也夏籥禹大夏之樂曲以籥吹之也與象武次序更迭而作故云夏籥序興言禮而必曰君子知仁使三子求節文於天理之中也行中規第五節也還中矩第六節也采齊樂章名和鸞車上之鈴也車行整緩則鈴聲與樂聲相中蓋出門迎賓之時此第七節也客出之時歌雍詩以送之此第八節也振羽即振鷺禮畢徹器則





子曰禮也者理也樂也者節也君子無理  
不動無節不作不能詩於禮繆不能樂於  
禮素薄於德於禮虛

樂記言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此言  
禮者理也樂者節也蓋禮得其理則有序而不亂  
樂得其節則雖和而不流君子無理不動防其亂  
也無節不作防其流也人而不為周南召南猶正  
墻面而立不能詩者能不繆於禮乎禮之用和為  
貴不能樂則無從容委曲之度是達於禮而不達

於樂謂之素也素謂質朴也忠信之人可以學禮

薄於德者必不能充於禮也長樂陳氏曰禮煩則

勝則流非所以為節也故曰禮非中者也應節而作也

節也非和也故曰君子無動而中者也應節而作也

節也非和也故曰君子無動而中者也應節而作也

節也非和也故曰君子無動而中者也應節而作也

節也非和也故曰君子無動而中者也應節而作也

節也非和也故曰君子無動而中者也應節而作也

節也非和也故曰君子無動而中者也應節而作也

節也非和也故曰君子無動而中者也應節而作也

節也非和也故曰君子無動而中者也應節而作也

子曰制度在禮文為在禮行之其在人乎  
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壞其窮與子曰右

之人與古之人也達於禮而不達於樂謂  
之素達於樂而不達於禮謂之偏夫燕父達  
於樂而不達於禮是以傳於此名也古之  
人也與平聲

文謂文章之顯設者苟非其人則禮不虛道是以  
行之在人也子貢之意謂夔以樂稱而不言其知  
禮其不通於禮乎窮不通也夫子再言古之人亦  
微示不可貶之意言夔以偏於知樂是以傳此不  
達禮之名於後世耳然而畢意是古之賢者也

又終之以古之人也之言然則禮樂之道學者能  
知其相為用之原則無素與偏之失矣馬氏曰制  
之體文為者制度之用蓋蓋如豆所謂制度也升  
降上下所謂文為也制度之用蓋蓋如豆所謂制度也升  
不能自相為表裏一而兼禮樂者其古有德之  
未嘗不相為表裏一而兼禮樂者其古有德之  
成人數語曰文之直以禮樂而亦可以為成矣蓋達  
於禮不達於樂是直有質而無文以為飾之也君子  
謂之素達於樂不達於禮是偏於禮是失之沉酒而無  
正之制也君子謂之偏夔雖達於樂而窮於禮非  
不知制也君子謂之偏夔雖達於樂而窮於禮非  
教胃子以直寬剛簡之德達之謂之溫柔戒之以無  
過無傲子貢以為樂禮教和亦可哉

子張問政子曰師乎句前吾語女乎君子  
明於禮樂舉而錯之而已

前吾語女謂昔者已嘗告汝矣舉而錯之謂舉禮  
樂之道而施之政事也

扶又友

子張復問子曰師爾以為必鋪几筵升降

音拙

酌獻酬酢然後謂之禮乎爾以為必行綴  
兆與羽籥作鍾鼓然後謂之樂乎言而履

音洛

之禮也行而樂之樂也君子力此二者以  
南面而立夫是以天下太平也諸侯朝萬

物服體而百官莫敢不承事矣

筵席也綴兆舞者之行列也萬物服體謂萬事皆  
從其理

禮之所興衆之所治也禮之所廢衆之所  
亂也目巧之室則有與阼席則有上下車  
則有左右行則有隨立則有序古之義也

衆之治亂由禮之興廢此所以為政先禮也目巧  
謂不用規矩繩墨但據目力相視之巧也言雖苟  
簡為之亦必有與阼之處蓋室之有與所以為尊



矣

此言禮之為用無所不在失之則隨事致亂為政者可舍之而他求乎貴賤以爵言長幼以齒言遠近以親疎言男女以同異言外內以位序言也○  
方氏曰發矇者若目不明為人所發而有所見也  
○石梁王氏曰篇末二句是記者自作結語

### 孔子閒居第二十九

德為民父母則在於無致五至而行之以三王之德則在於奉三無致五至而行之以三王之父母之道而後可以行三王之德洪範曰天子作民父母故其序如此天

孔子閒居子夏侍子夏曰敢問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何如斯可謂民之父母矣  
孔子曰夫民之父母乎必達於禮樂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無以橫於天下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此之謂民之父母矣

詩大雅洞酌之篇凱樂也弟易也橫者廣被之意言三無五至之道廣被於天下也四方將有禍敗之釁而必能先知者以其切於憂民是以能審治

亂之幾也嚴陵方氏曰禮有節父道也樂能同而  
內以達外故曰行橫于天下者以是道廣被于天  
下也四方有敗必先知之而言其道又足以幾於神  
也敗者成之對不言成而止言敗者蓋君子  
思患而豫防之則敗尤在乎先知之故也

子夏曰民之父母既得而聞之矣敢問何

謂五至孔子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

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

音洛

所至哀亦至焉哀樂相生是故正明目而

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

而聞也志氣塞乎天地此之謂五至

五至三無者至則極盛而無以復加無則至微而  
不泥於迹之謂也在心為至發言為詩志盛則言  
亦盛故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有美刺可以興  
起好善惡惡之心興於詩者必能立於禮故曰詩  
之所至禮亦至焉禮貴於序樂貴於和有其序則  
有其和無其序則無其和故曰禮之所至樂亦至  
焉樂至則樂民之生而哀民之死故曰樂之所至  
哀亦至焉君能如此故民亦樂君之生而哀君之  
死是哀樂相生也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

子夏曰五至既得而聞之矣敢問何謂三

之憂者民亦憂其憂即下文無聲之樂無服之喪是也目正視則明全耳傾聽則聰審今正視且不見傾聽且不聞是五至無體無聲而惟其志氣之充塞乎天地也塞乎天地即所謂橫於天下也  
曰五至者治已之事也治已莫如志故以志為先則心可為志發言為詩故志之禮也故禮亦至焉立於禮則可以行言而樂之也故樂亦至焉治已至於樂則可以治之也治已至於樂則可以治之也治已至於樂則可以治之也  
此氣塞乎天地

無孔子曰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

此之謂三無子夏曰三無既得略而聞之

矣敢問何詩近之孔子曰夙夜其命宥密

無聲之樂也威儀逮逮不可選也無體之

禮也凡民有喪匍匐救之無服之喪也

夙早也基始也宥寬也密寧也周頌昊天有成命篇言文王武王夙夜憂勤以肇基天命惟務行寬

靜之政以安民夫子以喻無聲之樂者言人君政  
善則民心自然喜悅不在於鐘鼓管絃之聲也逮  
逮詩作棣棣盛也選擇也邶風栢舟之篇言仁人  
威儀之盛自有常度不容有所選擇初不待因物  
以行禮而後可見故以喻無體之禮也手行為匍  
伏地為匍邛風谷風之篇言凡人有死喪之禍必  
汲汲然往救助之此非為有服屬之親特周救其  
急耳故以喻無服之喪也藍田呂氏曰先儒謂此  
三者皆行之在心外無  
形狀故稱無也蓋樂必有聲其無聲者非樂之器  
乃樂之道也禮必有體其無體者非禮之文乃禮  
之本也喪必有服其無服者非喪之事乃喪之理  
也則此三者行之在心外無形狀可知也  
臨川吳氏曰所謂禮樂之原非真有形而後為禮有聲  
而後為樂有喪服而後為哀故以形而後為禮有聲

子夏曰言則大矣美矣盛矣言盡於此而  
已乎孔子曰何為其然也君子之服之也  
猶有五起焉

疏曰服習也言君子習此三無猶有五種起發其  
義

子夏曰何如孔子曰無聲之樂氣志不遠  
無躰之禮威儀遲遲無服之喪內恕孔悲  
無聲之樂氣志既得無躰之禮威儀翼翼



無服之喪施及四國無聲之樂氣志既從  
無躰之禮上下和同無服之喪以畜萬邦

去声

無聲之樂日聞四方無躰之禮日就月將  
無服之喪純德孔明無聲之樂氣志既起  
無躰之禮施及四海無服之喪施于孫子

方氏曰無聲之樂始之以氣志不遠者言內無所  
戾也無所戾則無所失故繼之以氣志既得得之

於身則人亦與之故繼之以氣志既從人從之矣  
則聲聞于外故繼之以日聞四方日聞不已則  
興而未艾故繼之以氣志既起無體之禮始之以  
威儀遲遲者言緩而不迫也緩或失之於急故繼  
之以威儀翼翼威儀得中則無乖離之心故繼之  
以上下和同和同而無乖離則久而愈大故繼之  
以日就月將愈大則不特施于近而可以及乎遠  
故終之以施及四海無服之喪始之以內恕孔悲  
者言其以仁存心也仁者愛人故繼之以施及四  
國以仁及人則所養者衆故繼之以以畜萬邦所  
養者衆則其德發揚于外故繼之以純德孔明德

既發揚于外則澤足以被于後世故終之以施于孫子其序如此謂之五起不亦宜乎○應氏曰大抵援詩句以發揚詠歎之蓋贊美之不已也○劉

氏曰志氣塞乎天地則是君之志動天地之氣也

氣志不違以下則是君心和樂之氣感天下之志

也蓋田呂氏曰無聲之樂在於於氣志無體之禮在

充樂矣於道既合則愈樂矣然則樂矣於理既得則

四方矣是故天既樂之而氣志既起也雖曰無聲而日

則無急迫之態矣敬而肅則無怠慢之威儀和而緩

和同則無乖異之變矣然則雖曰無體而小者日

就大者將矣是故一矣則行施及四海也若夫

無德既備而篤於仁然此由是道以畜萬邦之

子夏曰三王之德參於天地敢問何如斯去至

可謂參天地矣孔子曰奉三無私以勞天

下子夏曰敢問何謂三無私孔子曰天無

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奉斯三者以

勞天下此之謂三無私其在詩曰帝命不

如字

音齊

音格

違至於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齊昭假遲

遲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圍是湯之德也

三王之德參於天地蓋古語故子夏舉以為問詩商頌長發之篇孔子引之以證湯無私之德○嚴氏曰商自契以來天命所饗未嘗去之然至湯而後與天齊謂王業至此而成天命至此而集天人適相符合也湯之謙抑所以自降下者甚敏而不遲故聖敬之德日以躋升也敬為聖人之敬言至誠也日躋言至誠無息也德日新又日新是聖敬日躋之盛即文王之純亦不已也其昭格於天遲遲甚緩言湯無心於得天付之悠悠也湯無所觀

倖故唯上帝是敬其誠專一然天自命之以為法

於天下使為王也○嚴陵方氏曰天之高也凡在下也凡在上者無不載故曰無私覆也凡在厚也凡在無不照故曰無私照也○石林燕氏曰所謂容光者即易之所謂合也德合於天地則其明也於日月故曰奉天無私以勞天下○於祖既而有明德天命未嘗去之以下至於湯之格也應期而降適當其時其聖敬又日躋升以至昭州於九天久而不息惟上帝是敬故帝命之使為法

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  
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行庶物露生  
無非教也

上章引詩以明王道之無私此言天地之無私也  
春夏之啓秋冬之閉風雨之發生霜露之肅殺無  
非天道至公之教也載猶承也由神氣之變化致  
風霆之顯設地順承天施故能發育羣品形猶迹  
也流形所以運造化之迹而庶物因之以生此地  
道至公之教也聖人之至德與天地之至教均一  
無私而已田氏曰天有四時運行於上地載  
以釋天有四時也風霆流於下春夏秋冬物露  
載神氣也春秋也生殺之機冬夏極陰陽之用  
兩霜露施于庶物者皆取法無極也非教也  
蕩亦之震耀于庶物者皆取法無極也非教也  
者亦可取法無極也非教也然風霆無極也非  
降於天載於地以成化育者獨於地氣運乎上  
其教以四時為主地以形成乎下故其教以庶  
物之用故其言地之風雨霜露為四時則其序先  
於神氣在天地一往來莫不有先後之序盈虛之  
數分則聖人在地設教豈能舍是哉故曰無非教  
神氣者天散而為風薄而降而為霖故曰神氣  
神氣流而物成故曰神氣流而物成故曰神氣  
見故曰神氣流而物成故曰神氣流而物成故曰  
折可也震若無雨露而莫不測尤資以生然神  
此者可也震若無雨露而莫不測尤資以生然神  
之者可也震若無雨露而莫不測尤資以生然神  
鼓之舞以風霆盡神乎蓋以是也

為言天之四時則其序先於地之風雨霜露為四  
以風雨霜露為四時則其序先於地之風雨霜露為四  
於神氣在天地一往來莫不有先後之序盈虛之  
四時之在天地一往來莫不有先後之序盈虛之  
數分則聖人在地設教豈能舍是哉故曰無非教  
神氣者天散而為風薄而降而為霖故曰神氣  
神氣流而物成故曰神氣流而物成故曰神氣  
見故曰神氣流而物成故曰神氣流而物成故曰  
折可也震若無雨露而莫不測尤資以生然神  
此者可也震若無雨露而莫不測尤資以生然神  
之者可也震若無雨露而莫不測尤資以生然神  
鼓之舞以風霆盡神乎蓋以是也

清明在躬氣志如神耆欲將至有開必先  
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其在詩曰嵩嵩維嶽

峻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  
為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此文武之  
德也

清明在躬氣志如神即至誠前知之謂也者欲所  
願欲之事也有開必先言先有以開發其兆朕者  
如將興必有禎祥若時雨將降山川必先為之出  
雲也國家將興天必為之豫生賢佐故引大雅高  
高之篇言文武有此無私之德故天為之生賢佐  
以興周而文武無此詩故取宣王詩為喻而曰此

文武之德也○嚴氏曰嵩然而高竦者嶽也其山

峻大極至于天維此嶽降其神靈以生仲山甫及

申伯此申伯及山甫皆為周室之翰幹四國則于

以蕃蔽其患難四方則于以宣布其德澤○田

而明者天之德也○以天之德在躬故氣志如神○

曰中天則有開於興○先有以生賢佐○

譬猶天降時雨也○先有以生賢佐○

也嵩高者生賢之詩也○宣王之德○

文武之賢也○故能為周翰以蕃于四國也○

石林葉氏曰清無詩以言志所取類以明義也○

外者如神也○其如神則言志所取類以明義也○

不審曰見乎奢龜動乎誠如神禍福將至善必開必先出  
靜者欲將至而知之故動乎誠如神禍福將至善必開必先出  
乎雲者欲將至而知之故動乎誠如神禍福將至善必開必先出  
必生輔助者天也○國家將興而先動乎誠如神禍福將至善必開必先出

去声

三代之王也必先其令聞詩云明明天子  
令聞不已三代之德也弛其文德協此四

音繳

國大王之德也子夏歎然而起負牆而立  
曰弟子敢不承乎

先其令聞者未王之先其祖宗積德已有令善之  
聲聞也詩大雅江漢之篇弛猶施也詩作矢陳也  
協詩作洽詩美宣王此亦取以為喻子夏問三王  
之德夫子但舉殷周言之者禹以禪無可疑殷

放伐故特明其非私也歎然喜躍之貌負牆而立  
者問竟則退後背壁而立以避進問之人也承者  
奉順不失之意○應氏曰嵩高生賢本於文武德

洽四國始於太王其積累豈一日哉田呂氏曰  
勞天下而得賢佐則必有令聞矣先以令聞慰服  
人心然後可以興王業故三代之王必先其德也  
江漢之篇弛猶施也詩作矢陳也協詩作洽詩美宣王此亦取以為喻子夏問三王之德夫子但舉殷周言之者禹以禪無可疑殷  
四國始於太王其積累豈一日哉  
詩而謂明為天子治為不誤也此亦宣王之德也  
德治此四國為天子治為不誤也此亦宣王之德也  
論為民父母之道終論參於天取類之言之德致五至者  
三無者為民父母之道終論參於天取類之言之德致五至者  
參於天為民父母之道終論參於天取類之言之德致五至者  
後可以施為故以嵩高江漢之詩申言之也

禮記大今二十四卷終



